

翁同龢
日記

翁万戈 编
翁以钧 校订

第二卷

中西書局

翁同龢日記



第二卷

翁萬戈編
翁以鈞校訂

目 录

同治五年丙寅(1866 年)	467
同治六年丁卯(1867 年)	539
同治七年戊辰(1868 年)	609
同治八年己巳(1869 年)	699
同治九年庚午(1870 年)	773
同治十年辛未(1871 年)	857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 年)	933

同治

五丰 (1866)

同治五年丙寅正月初晴朔望和恭祝 暨良祠

先公神位前行禮 詣為郎久仰 雷悍 餘居漫出

初台晴暖到後暖極稠結多素者甚少 舊俗於正月初咸集于此行

屠夫餽雞牛雞羊內行宴

初台晴暖家者各得衣履初至接第門三先郎典抄未午叩首或

降手初湯完村外曉初夢劍水漢王著 若湖南住者好去亦

初台初暖初入內謝蘇於廣廣減而國降米 恩到者七人使習道

生制初長庚堂不使神堂有足殿初初殿後初為著神堂生米

初台晴者氣甚 初安湯初初為人表出也 三先雲樞初初三日

同治五年丙寅(1866 年)

同治五年丙寅正月朔(1866 年 2 月 15 日) 晴朗暄和。恭诣贤良祠先公神位前行礼,诣各邸、各师处,归。饭后复出。

初二日(2 月 16 日) 晴,暖。到馆,晤提调诸公,来者甚少。旧例于是日咸集,今此礼废矣。饭罢出西华门拜客。

初三日(2 月 17 日) 晴,暖。客来者不得不答。访李捷峰,问三兄恤典,抄袁午帅旧式归。诣汤宅拜影。晚访景剑泉,谈至暮。发湖南信,并致老丈函。

初四日(2 月 18 日) 尤暖。黎明入内,谢苏、松四属减四成漕米恩,到者七人。晚独游悯忠寺,访长老宝星不值,禅堂有座性和尚,颇朴诚,薄暮归。宝生来。

初五日(2 月 19 日) 晴,春气盎盎。拜客。得松侄专人来函,知三兄灵柩于初三日到保定,初八日可到京矣。路出四天门,甚险,幸戈什哈等出力扶助。

初六日(2 月 20 日) 寅初起。为宝生写一虎字,谓须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寅命人书之,不知何所本也。因随笔作十数方。出城与天宁寺僧约,借伊东堂以居随来之人。晚访李兰生,知上于明日至书斋,并闻上除夕误食金钱一枚,三日始下。宫内旧例;煮饽饽中置

金如意等以取吉利。北方风俗皆然，然亦殊鄙俗。《周礼》于饮食服御纤屑毕详，大哉圣人之规画也。是日地润，阴，午后无风而黄沙漠漠。宁夏于十二月初七日献城乞降，而都、穆两帅不协，穆言都帅引兵入城焚杀，恐坏大局，都言城已收复，惟诸务未能迁就，而力引疾，乞以军事专付诸穆。此固两失矣，然穆军危哉。

初七日(2月21日) 风霾。辰初入内，诸公咸集矣。辰正一刻上至，诸臣跪贺新禧。负南墙，即站班处。读书一如腊月例，多温《书经》一号，讲《帝鉴图说》一节，已正二刻退。醇邸来。与诸公约定明日不能入直，归。饭后与源侄同行，迎归旄于新店。未初到庙。酉初抵新店，灵輶未至，小憩店中。复迎里许，见柩矣，哭引至店，想见兄亦为弟一恸也。骡杠两头，各两头，五里一换。随行巡捕、戈什哈等十人，内一人跟役。皆抬杠，甚出力。见朱寿、赵恩，相对哭不成声。此次张三儿及轿头李姓均出力，松侄带去之任全及打杂李姓皆甚得力。

初八日(2月22日) 阴，微有风，微寒。黎明行，已初至小店，执事大杠三十二抬在焉。易杠行，已正二刻至天宁寺。合家哭奠，亲友来者十余人。同邑诸君皆到，贵州门生萧庭海、彭葆初、谭钧培、刘臣良、胡日宣、李端棻，亲戚汤古如、蔡□□、徐李侯、张香涛、李伯雨。随来弁兵，余稽首谢之。自小井起徒步前引，尚不劳顿，惟摧痛之余中气下坠耳。薄暮还寓。

都司衔蓝翎佟先守备陕甘督标经制滕得。兰州人，在安徽时当戈什哈，此次首派巡捕。

蓝翎佟先守备天津镇标把总刘涛。天津人，由武童入标，派当巡捕。

六品蓝翎佟先把总署直隶提标经制田文贵。古北口人。

六品蓝翎署直隶提标经制王得青。古北口人。

六品蓝翎署直隶提标额外田全有。古北口人，张家口协守备田广义之子。

六品军功直隶提标马兵李福。古北口人，伊兄提标把总李郁，亦派充差官。

六品蓝翎佟先经制直隶大名镇标马兵韩占朝。大名人。

六品蓝翎佟先把总天津镇标马兵沈长顺。天津，新保都营守备銜，未奉札。

六品军功山西大同镇标马兵郭伏太。（此二人前敌新派到花马池，未曾受恩。）

初九日（2月23日） 阴，垂垂欲雪，寒甚。卯正上亲诣太庙行礼，辰初还宫。巳初到书房，醇邸来。午初三刻退。是日读书微倦，略有戏动。讲《帝鉴》“一喜一忧与兄弟共之”云云，能引《孟子》众忧亦忧为证，知上颖悟不常也。退，出平秩门，至天宁寺。薄暮入城，过法源寺对门禅院，遇照宽和尚，入坐良久。

初十日（2月24日） 晴，大风，寒甚。是日五更微雪，天未明星斗灿然矣，著地才如玉尘耳。时享太庙，遣王行礼。巳初至书斋，午初二刻退。是日读微倦。默书。未刻到寺哭奠，念三十余年竟无与兄共杯酒之日，哀夫！夜烹羊豕招诸弁饮，两席，撰联十付，秉烛写成，并备以四十金分送此十人者。惠端亲王安葬，遣官祖奠。

十一日（2月25日） 晴，有风，微寒。是日祈谷坛，遣王行礼。忌辰素服。辰正上至，午初一刻退。讲书颇有戏动，龢以敬字献纳。夜请唐先生。昨夜鼎官抽搐半晌，而喜花见于胸口，俗所谓心经痘也。今日甚安适。

十二日（2月26日） 阴，天明后微雪，俄止，寒甚。辰正上至，读如昨，午初二刻退。过厂肆，未曾驻足也。夜访宝生。

十三日（2月27日） 五更微雪，天明后霏微淅沥，著地成水，午止，晚晴，积者三四分耳。是日起花衣除。十四日忌辰，至十七日止，凡三日。未入直，以今日宗亲宴也。谢客，晤赵价人、程覃叔。

到龙泉寺，宝生夫人百日啐经，故往一吊。

十四日（2月28日） 晴，寒。宣庙忌辰，上诣奉先殿、寿皇殿行礼。昨日上咳嗽甚微，呕吐，皇太后谕今日书房不必多读。已初至，减去熟书数号，默书、写仿皆减，午初退。便道至庙会书摊一看，无所见也。晚阴，夜雪。治世兄麟景秋评先生之子。来执弟子礼。谒贡师，遇曹心穀。是日源侄连发病，凡四次，甚顿。

十五日（3月1日） 凌晨起，雪积寸许矣，六花飞舞，一冬所未见也，向午未止，午后渐稀，晚止。未入直。是日宴朝正外藩及满汉大臣于保和殿。写对。外间多喉症，配药以施。

十六日（3月2日） 晴，已午间阴，雪绥绥，晚霁，寒甚。到寺奠，复入城吊戈同年尚志丁内艰。访晤杨濒石。拜客。过厂肆，欲购王船山《子评五种》，未果也。是日廷臣宴，未入直。李兰生以喉疼属转告诸君明日不能到。

十七日（3月3日） 五更积雪六七分，凌晨转密，午初止，阴寒特甚。上于辰正到书斋，功课如十四日，午初退。夜价人处饭。宋雪帆招饮，辞之。晤宝生、汴生、云生于赵处。沈经笙之太夫人灵柩回南，至庙吊祭。（醇邸来。）

十八日（3月4日） 阴，寒，大风，凄其不可耐。是日上未至书斋。随诸公至月华门起居，知昨夕呕酸数口，已初出。拜东北城客，归已薄暮，倦甚，惟晤瑞睦葺耳。夜宝生来。慈亲连日伤风咳嗽，今日稍愈，饮食照常。

十九日（3月5日） 晴和。未入直，上是日幸西厂子宴藩臣也。饭后偕宝生游厂，得汪文盛刊《新五代史》古香斋、《朱子全书》。午刻开印。鼎官花稠，邀韩医两次。

二十日（3月6日） 晴，暖。寅初三刻起，卯初二刻入内，知书房仍是膳后。已初上至，午初三刻退。略有戏言。兰生传懿旨，明

日起卯正到书房，敕诸臣功课勿太多，欲得鼓舞奋起之意。盖上连日皆请脉，午初略退片时，今日尚进清肺饮也。赏春橘廿枚。戍刻雪，三四分许。

廿一日（3月7日） 阴，云气濛濛。寅初三刻起。卯正上至，犹然烛也。先读《书经》毕，读满书。辰初二刻还宫传膳，诸臣退饭。巳初复入，午初三刻退。以上咳嗽未止，仍未上生书。出诣青师母吊哭，师母于十七日暴疾卒，可伤也。源侄新得之次女全官以慢惊化去。噫！奉旨，自本月二十一日起由瑞常挨次进讲。

廿二日（3月8日） 晴，午后风，晚止。上至书斋时刻仍如昨，是日精神不聚，以连日夜卧不安，且吐食积，故未上书。出访顾肯堂。是日始正穿鞋。

廿三日（3月9日） 晴，暖。到时如昨，午正退，仍未上书。是日上读书尚鼓舞，无倦容。醇邸来。始见锺邸，未通一语也。鼎官痘已结靥，而神气甚倦，昨彻夜呻吟。韩花农尚用偏凉之剂，改请赵朗甫，朗甫则一派暖中，服后如旧，少能纳粥耳，甚虑之。慈亲夜间嗽甚。

廿四日（3月10日） （是日初上生书：上下勤恒至越友民。）晴，南风尤暖。时刻如昨。是日徐荫轩进讲。余乃于巳刻进至案前侍上温书六号，以口音不同先奏，上固欲带书，因带一过。初上生书，三行。未初退。默书，讲书，生书于功课全完后上。得荣侄腊杪信。鼎官略好，仍请朗甫，据朗甫以为确有把握，再投热药。闻嘉应州克复，粤逆至是乃殄灭无遗矣。

廿五日（3月11日） 晴，尤暖。时刻如昨，未初三刻始退。默书，讲书。上读尚清朗，惟膳后一时许精神多倦耳。是日进讲“金世宗令宰执等直言说论”一段。皇太后垂问一二语，即问书房功课，一一以实对。孚王带起。鼎官痘后变症，朗甫之药无效，乃更延宋伯欣，

伯欣云尚可为，用凉药，然甚乱矣。题四额附画幅，醇邸所属也，并为艮峰先生代作一律。

十年拓戟侍金门，玉锁铜环旧梦痕。犹见君侯潇洒意，短煤和赭写江村。

纸尾曾无字一行，故人珍重为收藏。烟江叠嶂依稀是，谁记王诜宝绘堂。宋驸马都尉王晋卿善画，筑宝绘堂，东坡为之记。

廿六日（3月12日）晴，暖。时刻如昨，退才未初，上读书亦如昨。是日始换去白风毛。慈亲连夕咳嗽甚剧，精神委顿，而热蕴于中，延顾肯堂用清解之品。

廿七日（3月13日）晴，暖极，晚阴。入直时刻如昨，午正三刻退，上读无倦容。鼎官昨夜痰甚多，筹侄以牛黄药之，颇有转机矣。仍延宋伯欣。得五兄信。

廿八日（3月14日）阴，五更大风起。冒风行至前门城闾，灯灭骤蹶，呼官厅人四翼舆而入，骤已伤矣。急入内，幸未误，时刻一如前。上读书静穆，而余受寒几不能端坐，未初二刻退。退直后作热，服兰生所刻方，凉药也。夜大作热，呻吟彻夜。

廿九日（3月15日）晴，无风，而黄沙漠漠。人云昨晨之风乃黑风也。是日早晨得汗微解，而余热未清，不能入直，因休沐一日。慈亲连日不得大解，肝火殊剧，延顾肯堂来处两方。鼎官不语不笑，发毒于脑后，手腕肿，惟尚能乳食耳。延韩花农、宋伯欣，云尚可为，皆咎热剂之妄投也。发长沙信。

三十日（3月16日）晴，暖。余昨夜发热得汗，乃于寅初强起，头犹眩，耳犹鸣也。在上前屡出休息，幸无甚惫态耳。醇邸来。未初退。归视鼎官，仅有一息，申正二刻遂化去矣。伤哉！不忍视也，其父母之哭之者不忍闻也。明日葬之于十里庄苏太义园，坎深四尺，碣曰“常熟翁氏殁子琦孙”，盖伤之也。访顾肯堂，处一清凉

降润方服之，喉间出顽痰和血数块，惟总未得大解。

二月朔（3月17日） 阴，有雨数点，真数点也。卯初起。是日赐大臣吃肉。卯正三刻上至，仍由西门入。辰初一刻上座，巳初诸臣退食。上在书斋小憩，未至巳正复入，读书两号，以召见毕道远，上还宫一刻许，午初正一刻退。今日少读《书经》三号也，前半甚好，后半颇有声色。祝贡师母寿，坐片刻。前者醇邸欲与弘德殿诸臣连衔奏请召见臣工，旋经军机大臣面奏，故自正月廿五日起召见锦州城守尉某，次日惠郡王兄弟，次日惇王，今日毕道远，此后部院大臣知必随时召对矣。每有外起，则讲书必撤。（余稍愈，喉仍痛，得大解未畅。）

初二日（3月18日） 晴，暖。是日宫门吃小肉，上御补桂，卯正二刻至，读微倦，未初一刻始退，尚减《书经》两号、《中庸》一号也。出到同立堂看辽、金、〔元〕三史。访宝生。是日吃薄饼，内廷年例如此也。

初三日（3月19日） 阴，颇寒。时刻如昨，未初退。因有戏动，上多读生书五遍。以十四金购道光四年修辽、金、元三史。

初四日（3月20日） 微阴，细雨，寒甚。时刻如昨，退已未初二刻矣。荫轩讲书时，余进至案前授书两号。是日上读多倦容，而讲“唐宪宗却贡”一节有悟境，甚好。延顾君，慈亲不欲服药，未诊脉，今日大便适下矣。余亦得大解，仍请顾君处方，喉痛渐愈，头火略降矣。半月中未尝一至庙中，诸事悉两侄处分，盖余实不能分身，无可奈何也。（天未明，见东方有光如火，爚爚云际，俗谓之天啸。）

初五日（3月21日） 沉阴，午后暖。未正始退。上多戏言，余切论并讲《帝鉴》“唐宪宗不受贡献”一段，反复数陈，上垂听焉。出到天凝寺，是日未刻三兄成主，请庞宝生题主，赵价人、陆云生襄事。明日仍需入直，以今日未进讲也。烦闷劳倦，不可言喻。是日春分。

初六日(3月22日) 晴,暖。是日于天宁寺开吊领帖,余以讲书班不得不入。卯正上至,读甚怠,辰正起下,已初三刻进讲“金哀宗都察太后救止荆王论罪”一节。垂问金哀宗何如主云云,又问书房功课,以未能鼓舞对,及退已正一刻矣。出西华门疾驰,午初一刻抵寺,客至者二三十人耳。竟日拜伏,足力甚乏。是日凡到者三百余人,致贖者七百余号,熏黑归寓。仆人陶诗与余相失,申正始从隆宗门出。

初七日(3月23日) 晴,大风,微寒。卯初到东华门,与荫轩同至上书房,鍾、孚两邸,惠郡王兄弟三人皆在,殷、鲍、平三君亦至。卯正上诣圣人堂行礼拈香,余等于南阶下站班。北向,上来时西为上,既而移班以东为上。是日忌辰,悬斋戒牌,常服不挂珠。即随至弘德殿,倭艮翁以丁祭行礼未入直,荫轩授书。是日上读甚清朗,绝无惰容,惟生书稍难。未初三刻退。诣宝生不值。夜宝生来。得杨礼南书并十二金。

初八日(3月24日) 晴,暖。卯正上至,读不甚勤,数进净言,并讲“遣使赈恤”一段。余以为工课太多,恐于圣体非宜,商之兰生,兰生以为然也。未正二刻始退。送宝生,明日出巡。

初九日(3月25日) 晴,大风。卯正上至,膳后背书多舛,余进矫轻警惰之说,因切论改过为作圣之基,上听而色喜,讲“延英忘倦”一段,因推言之,未初三刻退。是日三兄神主回宅。用执事,亭轿。退直疾驰至寺,已申初矣。恭奉神主祔于祢庙,悲不自胜也。设奠,宾送者赵价人、徐李侯、钱少甫也。

初十日(3月26日) 晴,晨寒,午后暖极。时刻如昨,未初三刻退。余仍讲“延英”一段注解。上读书膳前不佳,膳后好。退偕李、徐两公看煤炸胡同屋,极陋,不足观也。

十一日(3月27日) 晴,晓寒如昨。时刻略如昨,退几未正矣。上读勤甚,略有戏笑,固争乃已。讲“淮蔡成功”。是日召见黄倬,荫轩未进讲。闻伊犁警报押至,孤城粮绝矣。夷又屡有要挟。

十二日(3月28日) 晴,暖。卯正入,未正一刻退。上读瑕疵互见,余所称说皆听纳焉。讲“淮蔡”一段注解,因请上以手指书,则读始顺口,勉强一试甚有效,颇喜。皇太后谕李鸿藻曰:闻翁同龢讲《帝鉴》甚明畅,上颇乐闻。醇邸来。是日始易羊皮冠、白袖及珠皮褂。

十三日(3月29日) 阴,暖。卯正入殿,未正二刻始退。连日膳前功课,每至辰初二刻始倦怠而终急遽,满洲书读至辰正二刻始还宫传膳,膳后必有六七刻倦怠之时,颇费口舌。是日进讲“元武宗止括田”一事,皇太后问元时官制甚详,及论兵燹后荒地所在多有,因极言丈量清厘、吏胥中饱科敛之弊,并黑地亦言之。闻何白英之孙普官殇,其家如此,可惨也。白英尚在南中,其次子子英亦病,近始能起,闻此信可知矣。讲“论字知谏”一段。夜二更雨有声,旋止。

十四日(3月30日) 晴。卯正入,未正二刻退。上读膳后最好,前后不能无议。讲“公权笔谏”注释,未能听也。卞颂臣告养不准。

十五日(3月31日) 卯正入,五刻毕,而满字仍读至辰正二刻始用膳。是日上读书尚勤,惟多嬉笑。昨日默书时误一字,余不禁失笑,然因是遇余亦侮慢矣,此中消息不可不慎。讲“屏书政要”一节,未能听也,未初三刻退。艮峰先生至史成查工,先退。连日倦甚,未暇读书,奈何奈何!

十六日(4月1日) 阴,午后大风。膳前时刻如昨,膳后功课甚快,惟读生书则复迟细矣。是日多读六遍,又五遍,未初二刻退。谢客,晤价人。见禧太守佑,兆琛之子,湖南来,江南官。于朝房,未通款曲也。近日喉症极多,沈仲复夫人及一子皆歿,而何白英复失其一孙二孙女,何以为怀哉。瑞常调工尚,文祥调吏尚,全庆署。亥初

微雨。

十七日(4月2日) 晴,大风如昨,午后渐止。入直时刻同前,荫轩以扫墓未入。是日上读无倦容,无嬉戏,为今年第一日,惟讲书时言动不伦,抗词争之,仍微讽焉。午正三刻退。膳后带书两号,兰生先散,余仍讲昨注。醇邸来。撰谢折,昨日蒙恩授侍讲,龢名列第三,又有遇缺题奏一人锺宝华。皇太后有倬直辛勤之谕,遂特授焉。今日本下,留内批本处,明日始出科,后日始具折也。访邵汴生,谈良久。慈亲是日至天凝寺哭三兄之灵。

十八日(4月3日) 阴,风,微寒,日色淡淡。上读如昨而少嬉戏,午正三刻零即退。以折交张苏拉明早呈递。闻吉林获胜解围。晚李若农来,相与谈夷务,悲怀慷慨,莫能伸也。得荣侄书。

十九日(4月4日) 薄阴,风止。上读无戏容,未初一刻退。于殿中庭碰头。奏曰臣某叩谢天恩,上曰依哩,敬应曰是。出诣程覃叔。赵价人来。是日外起萨萨布等二人,之二人皆发文祥调遣者也。

二十日(4月5日) 云气阴阴。是日清明节,上诣奉先殿、寿皇殿行礼,无早晨功课。去年起如此。事下叫起皆早。膳后辰正零数分至书房,满书在先,三刻毕,读汉书极静,为数日来所未有。减去《书经》熟书四号,并减去默书、讲书,午初三刻五分即退。谢西城诸客,送林受卿观察,晤彭芎亭。归寓设奠祀先,节序惊心,感怆无已。桃李花落矣。

廿一日(4月6日) 阴,晚风,微寒。卯正上至,读四刻,接读满书,辰正还宫。巳初至,午正二刻毕。一切如昨。是日于帘前讲“元泰定帝开经筵择师傅”一节,因敬述圣祖时故事,颇蒙垂听,并询书内王结等三人及张珪事迹及泰定之贤否,据史以对。凡谢恩三日内召见,例须碰头,本拟置书于案退下跪奏,醇邸带起,云不必,因定入门后以书授醇邸,即跪奏臣某叩谢天恩,摘帽碰头三,稍起,再

碰头三，戴帽起立接书，上垫叩头毕展卷。出拜东城客，归家极倦。

廿二日(4月7日) 微阴，午大风扬尘。旱象将成，可忧也。卯正上至，未初二刻退。是日召见河南巡抚李鹤年，起较长，故膳后已初二刻多始到书斋也。此六日来读皆勤奋，好消息也。醇邸今日带起，面奏。传太后谕，令倭仁、李鸿藻、徐桐恭代阅《文宗圣训》，满文派倭什琿布、伊精阿、奕庆恭阅。顷之李兰生到书房传旨，添派臣龢恭阅。兰生云先本无奕馥斋，军机承旨始与龢同派，然故事令亲王、大学士任此役，岂臣龢与徐桐所应有，私窃以为非职也。明日拟先入直，饭后出城赴昌平扫墓，行李待于德胜门。

廿三日(4月8日) 阴。卯正入侍，辰正退，托同人代奏扫墓事。饭后出神武门，便道于恭邸投一谒。午正食清河，遇都直夫将军于野店，通谒，坐谈片刻。明日入城，后日具折请安。直夫朴实通达，诸将中所罕见，余见之叩头涕泣不能自己也。既而思都帅未曾奉旨来京，何以忽欲入见，恐于事理未当，然无从阻止矣。申正抵墓次，周视封植完固，即住丙舍。杜老病而杜喜侔于百里外，老萧死矣，其子入城未归也。夜杜喜归。有狐夜鸣，由远而近，粗厉凄恻，其声不可状，土人云向来所无。

廿四日(4月9日) 仍阴，微有日光，热。黎明起，卯正哭奠。今岁独拜墓下，凄咽更不能胜矣。回车到萧宅，昨饭于此，今晨复吃粥，共予以一金。其家妇女屡来跪求，不得已往食也。遂行。午正食清河。申正出顺治门，访杨濒石，适鲍花潭在座，花潭放江苏学政，拉余与濒石代作谢折，匆匆归。何白英夫人于前夕卒，其家如此，奈何奈何！

廿五日(4月10日) 微阴。卯初入，遇都直夫于乾清门，匆匆数语。卯正上至，是日多戏言，龢与诸公切谏，读尚勤，未初二刻退。贺英豪卿祥嫁女。李兰生擢礼部右侍郎，仍署户部侍郎，以江苏学政宜振告病回旗也。是日召见都兴阿。换毡冠蓝绒领，仍小毛桂，

白袖。(醇邸来。)

廿六日(4月11日) 晴,暖。上读书膳后胜于膳前,午正二刻退,讲“碎七宝器”一段,颇静,数日来所未有,午正二刻退。吊彭亨之嫂。吊何白英之夫人,惨极。拜西城客。答李子和中丞鹤年,未晤,晤陆吾山,吾山在子和幕中甚见赏,将带赴豫中也。醇邸赴南苑,是日召见。(醇邸来。)

廿七日(4月12日) 五更微雨,清晨雨有声,午前止,未时又雨,廉纤而已。农田待泽甚殷,深虑密云屯膏耳。卯正上至,极顺利,并膳后生书十五遍皆读。初复整工课时,初到读生书一号十遍,背生书一号,先读三遍,读前日生书一号亦十遍,温《书经》五号,皆良峰先生授读。膳后读《大学》或《中庸》一号、《四书》六号,皆背诵,再读《四书》六号,毕,写字一纸,默书数行,讲《帝鉴》一段或数行,上生书毕,再读前两日所上两号,再温新,背生书数页。《四书》荫轩带,讲书则龢之事,兼看默书,生书良翁上。近日改于膳后读新上两号,临行仅上生书,较快。读满洲书亦甚速,通共才八刻,退。已初复到,读亦好,讲“受言书屏”一段,尚静,午正数分即退,日来所无也。访言卓林南金,新从皖来。未晤。到杨濒石处长谈,饭而归。为人作字。闻捻匪边马窜及曹。考。广东巡抚郭嵩焘来京另用。以蒋益澧为广抚。

廿八日(4月13日) (孝全成皇后诞辰,上补褂到书房。)昨夜竟夕微雨,直至巳正始闻檐滴,而晴色盎盎矣,晚晴。卯正上至,读略不如昨,而熟书甚好,甫交午正退。膳前亦多读十五遍。拜客即归。日来疲惫特甚,退后辄思卧而未能也。致林伯恬、赵粹甫函。

廿九日(4月14日) 霁。卯正上至,膳前功课不如昨日远甚,五刻始毕,满书尚好。膳后读熟书好,讲书时则嬉戏不能免矣,交未初始退。是日上换棉褂,仍用白袖头。昨夜亥初吏部文选司失火,闻烧去屋七间。给翰林院走馆人二十千。各项在内,照汴生例。行文称二十七日到任,实未曾往也。汴生、荫生皆如此。坟丁杜喜来,给伊四

金，令租地六亩为糊口计。

三月朔(4月15日) 晴，暖。卯正上至，多言语，辰正还宫，以召见全庆。已初二刻复至，未初退。膳后熟书极好，讲书亦静，惟生书略艰涩耳。是日豫备进讲，未叫。出，过厂肆，与松竹掌柜张仰山谈隶法，见明人金画《普门经》甚佳，陈老莲《二贤图》为周栎园画，亦妙。得玉印一，文曰殷子房。

初二日(4月16日) 晴，奇暖。卯正上至，不甚勤读，辰正二刻退。已初一刻起，甫交未初退。膳后不能无戏言戏动也，讲书时尚能略听。是日馆中始进《文宗显皇帝圣训》十册，同龢与倭、徐两公共恭阅两卷，圣德门第二卷末纪立皇太子一条，似不甚合。查旧式亦载，惟彼处尚有国计民生数语，故入此门，今仅有谕旨则不同矣，拟商。须俟十日后一并交出也。已初进讲于帘前，系“明太祖肆赦恤兵征求贤士”一段，问洪武享国几年及明代若干年，并与元朝比较，无他语也。赏食黄花鱼，是日崇文门初进也。上摘去白袖头。出，到天凝寺，哭于三兄灵前。自闻赴，今近百日矣，源、松两侄剃发释缁素矣，苦痛不能喻。访李兰生前辈，以唇上患疔今日未入直，坐良久。未正黑云西北来，大风随之，无雨。

初三日(4月17日) 晴，仍暖。卯正上，午正十分退。膳前颇有戏言戏动，膳后读甚黽勉，讲书亦安静，生书带五遍，读五遍，稍变其式，亦尚好。余与诸公议，上日来言动不合于礼，不可不切谏，乃以敬肆之分为读书多少之节，冀少有所补耳。归读《御选唐诗》，摘录五言三十余首。兰生未入直。得荣侄新正书。刘长佑查唐训方、卞宝书事不实，申饬，卞交部严议。是日殿中始易圆炉，盛炭少许。宫内拜佛。

初四日(4月18日) 晴，犹热，可夹衣。卯正上，未初退。是日微有倦容而无戏语，综计一日功课适中而已。兰生入直，恭阅